

· 亲历

一张神秘的偏方

■洪明强

20年前,一场大病险些夺走了我的生命。我们病房里的4个病友,患的是同一种病,在医院近四个月的放化疗治疗后,都分别出院。两年后,其他三个病友相继离世,这其中的原因:一是病情太重,医治无效;二是回到家后情绪低落,精神上处于绝望之中。

后来我去医院复查,主治医生说:“你恢复得不错。我给你开个偏方,做到了,对你身体的康复挺管用的。”

医生在处方纸上写好后,折叠成纸片交给了我,要我回家后再拆,否则不灵了。说这话时,医生还朝我神秘一笑。回到家,我拆开

偏方一看,上面写道:每天坚持适量的体育锻炼,保持乐观的心态,积德行善,多做好事,钱权是身外之物,健康才是无价的。

这张神秘的偏方,看起来只有简单的几十个字,可你要完全做到位,还真有点难度。

7年前,妻子的表弟家儿子结婚前送请柬,按我们当地的风俗,请柬上基本上写男主人的名字。也许是他们误写了,给我们的请柬是我妻子的名字。婚礼进行时,我的茶杯不小心碰到了表弟的茶杯,表弟竟然拿起茶杯往我脸上一泼,烫得我左半脸红肿了起来。见此情景,妻子想一走了之,被我劝住了。我对她说,不要让婚礼留下不愉快,新郎、新娘并没有错。

几年前的一个冬天,因午夜寒潮来袭,晚上9点,篮球场上打球的年轻人都已离场,我一个人在篮球架下投篮时,看到旁边有个双肩包,打开一看,包里有一部苹果手机和一台笔记本电脑。我边投篮边等人,可等到熄灯时失主还没来。无奈之下,我在球架下留了张纸条,上面写了我的电话、地址。为防风把纸条吹走,我还找来一块砖压住了半张纸条。

回到家,躺在床上等失主的电话。窗外,狂风肆虐,夹着雨点敲击着玻璃窗。朦胧中,手机铃声终于响了,当失主拿回自己的物品时,已是凌晨3点。小伙子感动得语无伦次:“谢、谢谢!大叔,这100元钱,你去买些早点吃吃。”钱,我

没有收,小伙子突然拥抱我说:“大叔,你是个好人!”小伙子背着双肩包,开着电瓶车走了。此时,风刮得异常猛烈,气温在骤降,而我体内却热血沸腾,没有一丝儿睡意。

世事难料,前年的一天,表弟来到我家,妻子想回避他。我对妻子说:“得饶人处且饶人,来了总不能把人拒之于门外吧。”表弟连声道歉,我就知道,他一定有事求助于我。但我万万没想到,他居然得了与我同一种病。当他知道,这种病是不会传染的,便后悔当年不该冲我发火。十多年来的身体恢复得很好,他听说我从医生那儿得了一偏方,所以专程上门来求讨偏方。

我拿出那张神秘的偏方,表

弟两眼睁得很大。他抄完后提出了质疑:“这,对治疗这种病管用吗?”

“绝对管用!但你首先要静下心来,改变一下你的火爆脾气。”我和表弟击了击手掌,表弟使劲点了点头。

今天,我和表弟的身体,已恢复得如同正常人,表弟的脾气也改变了很多。上个月,我去参加一次癌症座谈会,主治医生在会上说:“保持乐观的心态,积德行善,做好事。这在医学上虽没有被科学证实,但愉快的心情确实能杀死癌细胞。”

至今,有很多患者,从我这儿抄去了这张神秘的偏方,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



真情关怀暖人心

6月18日,龙泉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窗口工作人员来到龙泉市河星残疾人小康阳光庇护中心,看望慰问困难残疾人,并给他们送上乳制品、大米、食用油等生活物资,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在慰问期间,工作人员耐心倾听他们的心声,并给一些精神病患者做了心理咨询与疏导。

王和甫 摄影报道

· 艺品味

特色美食黄秋葵

■赵佩蓉

多年前,谋到一块菜地,我也曾种过黄秋葵。春三月,丢下种子,不用打理,也无需惦记。清明一过,秧苗静悄悄地冒出来,安安静静地长得身肥体壮。到了初夏,植株疯长,可达一米高。6月份后,叶腋下抽出花蕾,带着淡青色,很柔很雅的娴静。怒放后的花朵,硕大,泼辣,呈热烈的明黄色。这应该是其得名的原因吧。

黄秋葵是耐心的植物,花季很长,从初夏持续到深秋。朝开暮落,花谢后两三天可结出嫩果,六条棱线分明,布满茸毛。一端尖细,略有弯曲,恰似纤纤软玉隐在香罗翠袖中,惹起许多愉快的联想,因此获得一个浪漫的别称“美人指”。长到两寸左右,正是最肥嫩的时候,宜采摘。

夏秋时节,黄秋葵成为我们餐桌上的常客。食用黄秋葵,我觉得清淡最相宜。清炒,白灼,都不失为品尝本味的最佳方式。

薄油清炒,就是将黄秋葵去蒂,在沸水中焯几十秒去涩,再切成一厘米左右长条备用。锅内放适量食用油,瘦肉丝少许,旺火爆炒。肉将熟时,加入少量食盐和水。热锅内的水汽不安分地跳跃起来,给原先单调的程序引燃了一道烟火,让你听见黄秋葵入锅的“刺啦”声。这时候,有经验的掌厨,会自觉地翻炒3,麻利地晃锅。瘦肉甘鲜,黄秋葵清辛,两股对立的气味在耳鬓厮磨中,互相迁就,渐次交融。圆溜溜的白色果籽,点缀其间,有欲说还休的娇羞。热气袅袅,丝缕不绝,好像悠长而曼妙的手臂在挥动。它们

无声地舞动,召唤着饥肠义无反顾地扑进家的怀抱来。闻嗅着这样的烟火气息,难免生出欢喜,从心底里溢出隐秘的泉流。“气”,恐怕就是这道菜的生命了。资深吃货评判厨艺如何,在品鉴色相、味道的同时,会关注这道菜有没有“火气”,肯定是有道理的。

白灼,先要将水煮沸,然后投入黄秋葵,再次煮沸,熄火出锅,对切成片。一排果荚平躺在白瓷盘上,像瓦垄一样齐整。憨厚的深绿,分明是缩小版的春池蒹葭。黄秋葵之上,撒少许盐粒,洒几滴酱油,亮晶晶的,稀溜溜的。素简的吃法听起来寡淡,却丝毫不影响滋味——原汁原味,越能得其本真。入嘴,绵糯,黏稠。细嚼,鲜烂,软滑。翠玉一般饱满的果籽,吃到嘴里还会打滑呢。如若舌尖抵一下,葵断丝连,汁液汹涌。粘液和水分,在舌面上水藻一般漂摇,携带远山野坂的清新,更有陶潜荷锄晚归的怡然。顺喉而下,若扁舟入溪流。我想,黄秋葵的深得民心,“物廉味美”,恐怕是很大的原因。

白灼黄秋葵的独特口味在于纯粹的鲜嫩。饭菜远离了果腹的初衷之后,变得越来越精细。南北食材的融合,各种各样调味品的投入,不光是饭店,就是主妇做菜,也喜油多味重,日常饮食已经很难保持味觉的敏锐了。朴素而诚心的食客,最在意的却是初尝这道菜时,是不是这个菜本身的味道,而不是辣椒淹于鼻,葱蒜盈于腔。这个心愿在吃白灼黄秋葵时,一定能得到满足。疏远肥腻,食蔬蕨而甘之,那酱油,并不是出于提味,而是彰显地域特征,透露地方风味。

· 与动物

山蛭是体操运动员

■余喜华

小时候的夏季,每每下到水沟里摸泥鳅捉黄鳝,等到收获战利品爬上岸时,小腿肚上往往有个针眼似的小孔,在汩汩地冒着血。这血,顺着脚杆往脚后跟流,往地上流,形成血线,一时竟止不住,必定是被水蛭咬的。有时候,腿肚上还附着圆鼓鼓的血包,这是还在吸血的水蛭,不用力扯,不大容易扯下来,扯下来的,用脚踩不死,用刀刺不断,撒把盐在它身上,才会慢慢萎缩,死去,干瘪。

那时候,水蛭是水田、沟渠里的常客,总在夏天里出没,叮咬人畜,给干活的农人造成危害。被咬的腿肚子,那血淋漓的场面,看着有点瘆人,好在我们农村人已经习以为常。后来,随着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水蛭渐渐稀少了。离开农村多年,很久没有碰见过水蛭。

端午后的一个周末,我们一行七人去临县的力洋镇参观一所教育研学实践学校,顺便在当地村长的带领下,去爬附近的桃花溪。

头一天刚下过大雨,清泉石上流,溪流很大,流水哗哗,连续观赏四五个瀑布后,我们游兴正浓。村长说已距离山顶一半了,问我们还要不要继续,我们都说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村长就说他回去开车到山顶公路上接我们,免得我们下山回头路。

再观赏两个瀑布后,沿溪而上的木板道因木板腐朽不能通行,我们沿另一石砌山路向上,山路突然变得陡峭,攀登变得吃力起来。我和同行的本家女校长走在前面,慢慢地其他五人落在了后面。

女校长一直走在我前面,她说要笨鸟先飞。在连续爬过几个陡坡后,女校长站住了,等我走近后,她说被虫子咬了,我说什么虫子?她说一种红色的小虫子,扯起来很费劲。我顺着她指的被咬部位,见她脚蹊附近有个红点。我问她出血没?她说出血了。这时我虽没见到咬她的虫子,但我已猜到是山蛭。她问我有没有毒,我说应该没有毒。

等到同行五人赶上来,他们也说起了山蛭,说刚才他们一路上跟山蛭在作斗争,有两位女老师也着了道,一位老师已被咬过,另一位林老师穿的旅游鞋鞋底是中空的,甩掉一条山蛭钻进了鞋底中间层,

还没爬出来。那位被咬的女老师的先生向我描述山蛭的猖狂,他说山蛭会跳,会飞,当你的脚踩过它附着的树叶,就会跳上你的鞋舌、裤腿,然后往里钻,叮咬,他们一路跳,一路甩,才把这些山蛭甩掉。他提醒我们拣光光的石阶走,不要踩有落叶的地方,那是山蛭躲藏的温床。

其实,我只是小时候见过水蛭,被它咬过,从没见过山蛭,但我知道有山蛭这个物种。刚才女校长被咬的伤口和她的描述,我马上想到的就是山蛭,直到此时我还没见它的真容。

这时,走到前面的女校长又喊了起来,又有山蛭。我上前一看,这山蛭橙黄色,与水蛭极似。只是身体细长,目测也就一二毫米粗细,比水蛭小很多。它一头钉在石阶上,身子一忽儿直立,一忽儿拉得长长的,弯向一方,四处摆动,极像体操运动员,在鞍马上做着各种高难度动作。一会儿,不知是前空翻还是后空翻,它从石阶的一端,弹跳到另一端,看起来真的会跳会飞,而不是像别的虫子那样匍匐地爬行。当我们的鞋子靠近它的弹跳距离时,就出其不意跳上鞋子,真的神出鬼没,快捷无比。其实山蛭的这种动作,有一个科学的命名叫“尺蠖式运动”,行动时身体上拱,屈伸而行,似人以手丈量距离。

山蛭,俗称旱蚂蟥,蛭纲水蛭科,与蚯蚓同属环节动物。常栖息于南方潮湿的山区丛林和草地,是山林中有名的“吸血鬼”。山蛭头尾各有一个吸盘,前吸盘的中央是慢慢地其他五人落在了后面。

女校长一直走在我前面,她说要笨鸟先飞。在连续爬过几个陡坡后,女校长站住了,等我走近后,她说被虫子咬了,我说什么虫子?她说一种红色的小虫子,扯起来很费劲。我顺着她指的被咬部位,见她脚蹊附近有个红点。我问她出血没?她说出血了。这时我虽没见到咬她的虫子,但我已猜到是山蛭。她问我有没有毒,我说应该没有毒。

后来,当我给貌似中暑的黄校长刮痧时,我也着了山蛭的道,左右两只鞋面上都附着了一条山蛭。好在我穿着较厚的棉袜,还没被咬,便用妻递过来的小毛巾,将这两体操健将揪离了鞋面。



日前,在衢州市第三届职工技能运动会上,衢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在智造新城国网衢州供电公司

职工文体活动中心,冒着大雨进行消防机动双轮异向切割锯组装测试竞赛和消防枪炮协同操竞

赛。图为消防队员在技能比武中的情景。

毛朝阳、姚磊 摄影报道

· 令穿着

■沈顺英

夏天,是女人唯一敢和四季争艳的季节。一个个燕瘦环肥,打扮得花枝招展。生如夏花,灿若烟火,在炎热的时节中,在丰盛的生命里,巧笑嫣然。擦肩而过处,有暗香浮动。

如果说女人如水,那么,裙子就是荡漾其中的微波涟漪;如果说女人如花,那么,裙子便成点缀其上的柔萼嫩瓣。裙子自古以来便与女性之美息息相关。裙子的柔美飘逸,与女子眼波的妩媚流转,其情态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大街上,五彩缤纷、风格各异的裙子,自然是最吸引路人眼球的风景。飘逸及地的长裙,阳光青春的百褶裙,知性优雅的大摆裙,紧细性感的一步裙,气质干练的套装裙,复古典雅的旗袍裙,时尚个性的不规则裙……女人们裙裾生风,袅袅而来,细腻了男人的粗犷,靓丽了生活的苦闷,温柔了世界的冷峻。

女子的衣装,是她们心境的

· 子关系

■王珍

和华仔以文会友,彼此点评文章。他对我拙作的点评和鼓励总是专业而到位,毕竟是大学的现代文学老师嘛。但每当他看到我写母爱的文章,基本上是飘过,不吭气,最多就来一句“没感觉”。

和他熟悉了以后才知道,他从小受够了父母的拳打脚踢。在他的成长经历中,父母等于打手。他说,在老家堂屋的那根木头柱子上,刻满了深深浅浅的划痕,那都是他每次挨打后的记录。那些划痕全都刻录在他的心灵上了。长大后,他和父母的关系势同水火,能避多远就多远。随和、儒雅、通情达理的他,只要听到他和父母和解,立马

拍案而起拂袖而去,坚定不移和“棍棒底下出孝子”势不两立。明显,父母的棍棒留给给他的是不可愈合的终生伤痛。

我的朋友小文,是严父慈母的孩子。我曾经误以为她的严父算成功人士,因为他的棍棒底下出孝子奏效了。作为她的小学同学,我耳闻目睹了她父亲的严苛。印象中,她的兄弟姐妹们都特别乖巧听话,还很胆小。我曾经问过她,明明她没有做错,为什么还要对父亲的打骂逆来顺受?她说:“若是敢顶嘴,只会棍棒加强加重;被打时,若是敢逃,那就死定了。我们姊妹从来都没试着逃过,都是乖乖领打,也许是与挨打相比更怕死吧。”

她曾经跟我说过实话:“我

们兄弟姐妹之所以孝顺,绝非棍棒的功劳,完全是因为母慈子孝。你知道,我妈是个温柔而隐忍的母亲,她平日的言传身教,对我们的爱,是对我们健康成长的救赎。我算是看透了棍棒教育的实质——是对父母的教育方式要求低到毫无底线,只需动粗就行;而对于女要求严苛到绝无止境,不管父母对错,都要无条件顺从。母慈子孝才是对父母、对子女双方都有要求的公平条约。”

我之所以会提起这个似乎有些过时的话题,是因为前些日子发生的一件事。摇滚歌手郭均发帖说,他因为儿子说谎而罚他磕头1000个。看到这个,网民基本上全体不淡定了,纷纷质疑:如此大尺度的体罚是否太偏

激、太暴力?还有人干脆喊话郭家儿子:去报警“狼父”“虐待儿童”。

虽然郑钧后来一再修改帖子,解释磕头其实是禅修的一种形式,双盘则是瑜伽的基本功,并且特意标注“各位家长请勿模仿”,最终还不得不删除了此帖,但网民依旧对此极端的教育方式表示心有余悸。毕竟,了解郑钧的人都知道,郑钧本人的童年就经历过棍棒教育,还一度有过轻生的念头。

据说有研究表明,小时候遭受体罚的人,更容易产生暴力倾向。如果是这样,那么早已为人父母或者祖父母的被打大一代,是不是就是“凶狠教育”中的“狼爸”“虎妈”?而那种把棍棒教育

的错误解读,使得“越打越孝顺”“不打不成器”之类的传统陋习,继续在这个先进文明的时代大行其道。

而网民对郑钧教子方式的紧张反应很让人欣喜,这表明人们对体罚这种简单粗暴教育方式的痛恨和排斥。

擦亮眼睛仔仔细细看看,那些所谓教子有方的“狼爸”“虎妈”,有不少本身就是高知,孩子的基因里自带高智商,且拥有优渥的物质条件,享有顶尖的教育资源……棍棒本身并没有“能传授文化知识和才艺”的特异功能,棍棒却能让人受伤,伤到筋骨、伤到心灵,甚至伤到性命。

总之,教育孩子的方式有很多种,而棍棒是一种灾难。教育,应该让棍棒走开。

夜景灯光秀



日前,绍兴市柯桥区新开元活力区开启夜景灯光秀,当地市民又有了处夏夜纳凉休闲地。据了解,新开元活力区总投资1.28亿元,全长2公里,区域面积约

19.23万平方米,主要包括下沉商业广场、文化演绎中心、趣味滨水长廊、健康趣味跑道等6个功能区块。

钟伟、赵炜 摄影报道